

就拿了去給她看。那學校有七百人光景的女小孩，我去的時候正是放課，學生們因為從明天起接連有「萬聖節」、「萬靈節」兩個節日，正在歡喜高興地回去。我在那里看見一件很美的事：在學校那一邊的街路角裏，立着一個臉孔墨黑的煙突掃除人。他還是個小孩，一手靠着了壁，一手托着頭，在那里啜泣。有二三個三年級女學生走近去問他：「甚麼了？為甚麼這樣哭？」但是他總不回答，仍舊哭着。

「來！快告訴我們，甚麼了？為甚麼哭的？」女孩子再問他，他纔漸漸地擡起頭來。那是一個像小孩似的臉孔，哭着告訴她們，說掃除了好幾處煙突，得着三十個銅幣，不知在甚麼時候從袋的破洞裏漏出了。說着又指破孔給她們看。據說，如果沒有這錢是不能回去的。

「師父要打的！」他這樣說着仍舊哭了起來。又把頭俯伏在臂上，像個很為難的樣子。女學生們圍牢了看着他正在代他可憐，這時其餘的女學生也挾了書包來了。有一個帽子上插着青羽的大女孩從袋裏拿出兩個銅幣來說：

「我只有兩個，再湊湊就好了，」「我也有兩個在這裡。」一個着紅衣的接着說。「大家湊起來，三十個光景是一定有的。」又叫其餘的同學們：「亞馬里亞璐迦亞尼那！一個銅幣，你們那個有錢嗎？請拿出來！」

果然，有許多人是為買花或筆記本都帶着錢的，大家都拿出來了。小女孩也有拿出一個半分的

小銅幣的插青羽的女孩將錢集攏了大聲地數八個，十個，十五個，但是還不夠。這時，恰巧來了一個像先生樣的大女孩，拿出一個當十銀幣來大家都高興了。還不夠五個。

「五年級的來了！她們一定有的。」一個說。五年級的女孩一到，銅幣立刻集起許多了。大家還都急急地向這裏跑來。一個可憐的煙突掃除人，被圍牢了立在美麗的衣服，隨風搖動的帽羽，髮絲帶，卷毛之中，那樣子真是好看。三十個銅幣不但早已集齊，而且還多出了許多了。沒有帶錢的小女孩，擠入大女孩的羣中將花束贈給少年作代替。這時，忽然校役出來，說「校長先生來了！」那女學生們就麻雀般的四方走散，煙突掃除人獨自在街路中，歡喜地拭着眼淚，手裏裝滿了錢，上衣的紐孔裏，衣袋裏，帽子裏都裝滿了花，還有許多花在他的腳邊散布着。

萬靈節

二日

安利柯啊！你曉得萬靈節是甚麼日子嗎？這是祭從前死去的人的日子。小孩在這天，應該紀念已死的人，——特別應紀念為小孩而死的人。從前死過的人有多少？又，即如今天，有多少人正在將死？你會把這想到過嗎？不知道有多少做父親的在勞苦之中失了生命呢？不知道有多少做母親的

爲了養育小孩，辛苦傷身，非命地早入墓下呢？因不忍見自己小孩的陷於不幸，絕望了自殺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因失去了自己的小孩，投水悲痛，發狂而死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安利柯啊！你今天應該想想這許多死去的人啊！你要想想：有許多先生因爲太愛學生，在學校裏勞作過度，年紀未老，就別了學生們而死的！你要想想：有許多醫生是爲要醫治小孩們的病，自己傳染了犧牲而死的！你要想想：在難船、饑饉、火災及其他非常危險的時候，有許多人是將最後的一口麵包，最後的安全場所，最後從火災中逃身的繩梯，讓給了幼稚的小靈魂，自己卻滿足於犧牲而從容瞑目了的！

啊！安利柯啊！像這樣死去的人，差不多數也數不盡。無論那里的墓地，都眠着成千成百的這樣神聖的靈魂。如果這許多的人能夠暫時在這世界中復活，他們必定要呼那自己將壯年的快樂，老年的平和、愛情、才能、生命貢獻過的小孩們的名字的。二十歲的妻，壯年的男子，八十歲的老人，青年的，——爲幼者而殉身的這許多無名的英雄——這許多高尚偉大的人們墓前所應該撒的花，靠這地球，是無論如何不夠出的。你們小孩們是這樣地被愛着的，所以，安利柯啊！在萬靈節一日，要用了感謝報恩的心，去紀念這許多亡人。這樣，你對於愛你的人們，對於爲你勞苦的人們，自會更親和，更有情了罷。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你在萬靈節，還未曾有想起來要哭的人呢。

第二卷 十一月

好友卡隆

四日

雖只兩天的休假，我像已有許多日子不見卡隆了。我愈和卡隆熟悉，愈覺得他可愛。不但我如此，大家都是這樣，只有幾個高慢的人，嫌惡卡隆，不和他講話。這因為卡隆向不受他們壓制的緣故。那大的孩子們正在舉起手來要去打幼的小孩的時候，幼的只要一叫「卡隆！」那大的就會縮回手去的。卡隆的父親是鐵道的機關司。卡隆小時曾有過病，所以入學已遲；在我們一級裏身材最高，氣力也最大。他能用一手舉起椅子來；常常喫着東西；爲人很好，人有請求他，不論鉛筆、橡皮、紙類、小刀，都肯借給或贈與。上課時，不言、不笑、不動，石頭般地安坐在狹小的課椅上，兩肩上裝着大大的頭，把背脊向前屈着。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總半閉了眼給笑臉我看。好像在那里說：「喂，安利柯，我們大家做好朋友啊！」我一見卡隆，總是要笑起來。他身子又長，背膊又闊，上衣、褲子、袖子都太小太短，至於帽子，小得差不多要從頭上落下來；外套露出綻縫，皮靴是破了的，領帶時常搓扭得成一條線。他的相貌，一見都使人喜

歡，全級中誰都歡喜和他並坐。他算術很好，常用紅皮帶束了書本拿着。他有一把螺鈿鑲柄的大裁紙刀，這是去年陸軍大操的時候，他在野外拾得的。他有一次，因這刀傷了手幾乎把指骨都切斷了。他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都不發怒，但是當他說着甚麼的時候，如果有人說他「這是謊說的，」那就不得了了：他立刻火冒起來，眼睛發紅，一拳打下來，可以擊得椅子破。有一天星期六的早晨，他看見二年級裏有一小孩因失掉了錢，不能買筆記簿，立在街上哭，就把錢給他。他在母親的生日，費了三天工夫，寫了一封有八頁長的信，紙的四周，還會用筆畫了許多裝飾的花樣呢。先生常目注着他，從他旁邊走過的時候，時常用手輕輕地去拍他的後頸，好像愛撫柔和的小牛的樣子。我真歡喜卡隆。當我握着他那大手的時候，那種歡喜真是非常！他的手和我的相比，就像大人的手了。我的確相信：卡隆真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救助朋友的人。這種精神，在他的眼光裏很顯明地可以看出，又從他那粗大的喉音中，也誰都可以聽辨出他所含有的優美的真情的。

賣炭者與紳士

七日

昨天卡羅·諾瑟斯向培諦說的那樣的話，如果是卡隆，決不會說的。卡羅·諾瑟斯因為他父親是上等人，很是高慢。他的父親是個長身有黑鬚的沈靜的紳士，差不多每天早晨伴了諾瑟斯到學校

裏來的昨天諾琵琶斯忽和培諦相罵起來了。培諦是個頂年小的小孩子，是個賣炭者的兒子。諾琵琶斯因爲自己的理錯了，無話可辯，就說出一「你父親是個叫化子！」培諦羞氣得連髮根都紅了，不作聲，只簌簌地流着眼淚。好像後來他回去哭訴了父親了，他那賣炭的父親——全身墨黑的矮小的男子——午後上課時，就攜他兒子的手同到學校裏來，把這事告訴了先生。我們大家都默着不響。諾琵琶斯的父親正照例在門口替他兒子脫外套，聽見有人說起他的名字，就問先生說：「甚麼事？」

「你們的卡羅對了這位的兒子說：『你父親是個叫化子！』這位正在這裏告訴這事呢。」先生回答說。

諾琵琶斯的父親臉紅了起來，對了自己的兒子問：「你，會這樣說的嗎？」諾琵琶斯俯了首立在教室中央，甚麼都不回答，於是，他父親捉了他的手臂，拉他到培諦身旁，說：「快道歉！」

賣炭的好像很對不住他的樣子，說「不必，不必！」想上前阻止，可是紳士卻不答應，仍對了他兒子說：

「快道歉！照我所說的樣子快道歉。」對於你的父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這是我所不該的。請原恕了我。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要這樣說。」

賣炭的越發現出不安的神情來，好像在那里說「那不敢當」的樣子，紳士總不肯答應，於是諾

諾瑟斯俯了頭，用了斷斷續續的聲音說：

「對於……你的父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這是……我所不該的……請你……原恕我，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

紳士把手向賣炭的伸去，賣炭的就握着大搖起來。還把自己的兒子推近卡羅·諾瑟斯，叫用兩手去抱他。

「從此，請叫他們兩個坐在一處。」紳士這樣向先生請求，先生就令培諦坐在諾瑟斯的位上，諾瑟斯的父親等他們坐好了，就行了禮出去，賣炭的目注視着這並坐的兩孩，立着沈思了一會，走到坐位旁，對了諾瑟斯，好像要說甚麼，好像很依戀，好像很對不起他的樣子，終於甚麼都不說，他張開了兩臂，好像要去抱諾瑟斯了，可是也終於沒有去抱，祇用了那粗大的手指，在諾瑟斯的額上碰了一碰，等走出門口，還回頭向裏面一瞥，這纔出去。

先生對我們說：「今天的事情，大家不要忘掉，因為這可算這學年中最好的教訓了。」

弟弟的女先生

十日

我的弟弟病了，那個女教師代爾卡諦先生來探望。原來，賣炭者的兒子，從前也是由這先生教過

的先生講出可笑的故事來引得我們都笑。兩年前那賣炭家小孩的母親因爲她兒子得了賞牌用很大的圍身裙滿包了炭，拿到先生那里，當作謝禮，先生無論怎樣推謝，她終不答應，等拿了回家去的時候，居然哭了。先生又說，還有一個女人，會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去過。先生的話，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喫的藥，這時也好好地喫了。

教導一年級的小孩，多少費力啊！有的牙齒未全，像個老人，發音發不好；有的要咳嗽；有的淌鼻血；有的因爲靴子在椅子下面，說「沒有了」哭着；有的因鋼筆尖頭觸痛了手叫着；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吵不靈清。要教會五十個有着軟軟的手的小孩寫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的袋裏，藏着甚麼甘草、鈕扣、瓶塞、碎瓦片等等的東西，先生要去搜他們的時候，他們連鞋子裏也會去藏。先生的話在他們是毫不聽的，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他們就大吵。夏天呢，把草拿進來，有的捉了甲蟲在裏面放；甲蟲在室中東西飛旋，有時落入墨水瓶中，弄得習字帖裏都濺污了墨水。先生代了小孩們的母親，替他們整頓衣裝；他們手指受了傷，替他們裹紮帶；帽子落了，替他們拾起；替他們留心拿錯外套；用盡了心叫他們不要吵鬧。女先生真辛苦啊！可是，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說不平：甚麼「先生，我兒子的鋼筆頭爲什麼不見的？」甚麼「我的兒子一些都不進步，究竟爲什麼？」甚麼「我的兒子成績那樣的好，爲什麼得不到賞牌？」甚麼「我們配羅的袴子，被釘穿破了，你爲什麼不把那

釘去了的？」

據說：這先生有時對於小孩，受不住氣鬧，不覺舉起手來，終於用齒咬住了自己的指，把氣忍住了。她發了怒以後，非常後悔，就去抱慰方纔罵過的小孩的。也會把頑皮的小孩趕出教室過，趕出以後，自己卻嚙着淚。有時，生徒的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小孩，不給食物，先生聽見了，總很不高興，要去阻止的。

先生年紀真青，身材高長，衣裝整飭，很是活潑。無論做甚麼事都像彈簧樣地敏捷。是個多感而柔慈易出眼淚的人。

「孩子們都非常和你親熱呢。」母親說。

「這原是有，可是一到學年完結，就大都不顧着我了。他們到要受男先生教的時候，就以受教於女先生的事爲恥哩。兩年間，那樣地愛護了他們，一旦離開，真有點難過。那個孩子是一向親熱我的，大概不會忘記我罷。心裏雖這樣自忖，可是一到放了假以後，你看他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我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走近他去，他卻把頭向着別處，睬也不睬你了哩。」

先生這樣說了，暫時閉了口。又舉起他的溼潤的眼，吻着弟弟說：

「但是，你不是這樣的罷？你是不會把頭向着別處的罷？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

我的母親

十日

安利柯！你當你弟弟的先生來的時候，對於母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了！像那樣的事，不要再有第二次啊！我聽見你那話，心裏苦得好像針刺！我記得：數年前你病的時候，你母親恐怕你病不會好，終夜坐在你牀前，數你的脈搏，算你的呼吸，耽心得至於啜泣，我以為你母親要發瘋了，很是憂慮。一想到此，我對於你的將來，有點恐怖起來，你會對了你這樣的母親說出那樣不該的話！真是怪事！那是為要救你一時的痛苦不惜捨去自己一年間的快樂，為要救你生命不惜捨去自己生命的母親哩。

安利柯啊！你須記着！你在一生中，當然難免要嘗種種的艱苦，而其中最苦的一事，就是失了母親。你將來年紀大了，嘗遍了世人的辛苦，必有時候會幾千次地回憶你的母親來的一分間也好，但求能再聽聽母親的聲音，只一次也好，但求再在母親的懷裏，作小兒樣的哭泣：像這樣的時候，必定會有的。那時，你憶起了對於亡母曾經給與種種苦痛的事來，不知要怎樣地流後悔之淚呢！這不是可悲的事嗎？你如果現在使母親痛心，你將終生受良心的責備罷！母親的優美慈愛的面影，將來在你眼裏，將成了悲痛的輕蔑的樣子，不絕地使你的靈魂苦痛罷！

啊！安利柯！須知道親子之愛，是人間所有的感情中最神聖的東西，破壞這感情的人，實是世上最不幸的人。雖犯了殺人之罪，只要他是敬愛自己的母親的；其胸中還有美的貴的部分留着；無論如何有名的人，如果他是使母親哭泣，使母親苦痛的，那就真是可鄙可賤的人物。所以，對於親生的母親，不該再說無禮的話，萬一一時不注意，把話說錯了，你該自己從心裏悔罪，投身於你母親的膝下，請求赦免的接吻，在你的額上拭去不孝的汗痕。我原是愛着你，你在我原是最重要的珍寶，可是，你對於你母親如果不孝，我寧願還是沒有了你好。不要再走近我！不要來抱我！我現在沒有心來還抱你！

——母親——

朋友可萊諦

十三日

父親饒恕了我了，我還悲着。母親送我出去，叫我和門房的兒子大家到河邊去散步。在河邊走着，到了一家門口停着貨車的店前，覺有人在叫我，回頭去看，原來是同學可萊諦。他身上流着汗正在活潑地扛着柴。立在貨車上的人抱了柴遞給他，可萊諦受了運到自己的店裏，急急地堆積着。

「可萊諦，你在做甚麼？」我問。

「你不看見嗎？」他把兩隻手伸向柴去，一面回答我。「我正在復習功課哩！」他又這樣接續着說。

我笑了，可是可萊諦卻認真地在嘴裏這樣念着：「動詞的活用，因了數——數與人稱的差異而變化——」，一面抱着一捆的柴走，放下了柴，把他堆好了：「又因動作起來的時而變化——」，走到車旁取柴，「又因表出動作的法而變化。」

這是明日文法的複習。「我真忙啊！父親因事出門去了，母親病了，在牀上臥着，所以我不能不做事。一壁做事，一壁讀着文法。今日的文法很難呢，無論怎樣記，也記不牢——」父親說過，七點鐘回來付錢的哩。」他又向了車貨的人說。

貨車去了。「請進來！」可萊諦說。我進了店裏，店屋廣闊，滿堆着木柴，木柴旁還掛着秤。

「今天是一個忙日，真的！一直沒有空閒過。正想作文，客人來了。客人走了以後，執筆要寫，方纔的貨車來了。今天跑了柴市兩趟，腿麻木像棒一樣，手也硬硬的，如果想作畫，一定弄不好的。」說着又用帚掃去散在四周的枯葉和柴屑。

「可萊諦，你用功的地方在那里？」我問。

「不在這里。你來看看！」他引我到了店後的小屋裏，這室差不多可以說是廚房兼食堂，桌上擺

着書冊、筆記簿，和已開手的作文稿。「在這里啊！我還沒有把第二題做好——用革做的東西。有靴子、革帶——還非再加一個不可呢——及皮靴」他執了鋼筆寫着清爽的字。

「有人嗎？」喊聲自外面進來，原來買主來了。可萊諦回答着「請進來！」奔跳出去，稱了柴，算了錢，又在壁角污舊的賣貨簿上把賬記了，重新走進來。「非快把這作文完了不可。」說着執了筆繼續寫上：「旅行囊，兵士的背囊——啣！咖啡滾了！」跑到煖爐旁取下咖啡瓶：「這是母親的咖啡。我已學會了咖啡煮法了哩。請等一等，我們大家拿了這個到母親那裏去罷。母親一定很歡喜的。母親這個禮拜一直臥在牀上。——呃，動詞的變化——我好幾次因這咖啡瓶燙痛了手了呢——兵士的背囊以後，寫些甚麼好呢？——非再寫點上去不可——一時想不出來——且到母親那裏去罷！」

可萊諦開了門，我和他同入那小室。母親臥在闊大的牀上，頭部包着白的頭巾。

「啊！好哥兒？你是來望我的嗎？」可萊諦的母親看着我說。可萊諦替母親擺好了枕頭，拉直了被，加上了爐煤，趕出臥在箱子上的貓。

「母親，不再飲了嗎？」可萊諦說着從母親手中接過杯子：「藥已喝了嗎？如果完了，讓我再跑藥店去。柴是已經卸好了。四點鐘的時候，把肉來燒了罷。賣牛油的如果走過，把那八個銅子還了他就是了。諸事我都會弄好的，你不必多勞心了。」

「虧得有你！你可以去了。一切留心些。」他母親這樣說了，還叫我必定須喫塊方糖。可萊諦指他父親的照像給我看。他父親穿了軍服，胸間掛着的勳章，據說是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的時候得來的。相貌和可萊諦印板無二，眼睛也是活潑潑的，也作着很快樂的笑容。

我們又回到廚房裏來了。「有了！」可萊諦說着繼續在筆記簿上寫，「——馬鞍也是革作的——以後晚上再做罷。今天非遲睡不可了。你真幸福，用功的功夫也有，散步的閒暇也有呢。」他又活潑地跑出店堂，將柴攔在臺上用鋸截斷：

「這是我的體操哩。可是和那『兩手向前！』的體操是不同的了。我於父親回來以前把這些鋸了，使他見了歡喜罷。最討厭的，就是手拿了鋸以後，寫起字來，筆畫要同蛇一樣。但是也無法可想，只好在先生面前把事情直說了。——母親快點病好纔好啊！今天已好了許多，我真快活！明天雞一叫，就起來預備文法罷。——咿啲！柴又來了。快去搬罷！」

貨車滿裝着柴，已停在店前了。可萊諦走向車去，又回過來：「我已不能奉陪你了。明日再會罷。你來得真好，再會，再會！快快樂樂地散你的步罷，你真是幸福啊！」他把我的手緊握了一下，仍去來往於店車之間，臉孔紅紅地像薔薇，那種敏捷的動作，使人看了也爽快。

「你真是幸福啊！」他雖對我這樣說，其實不然，啊！可萊諦！其實不然。你纔是比我幸福呢。因為你

既能用功；又能勞動；能替你父母盡力。你比我要好一百倍，勇敢一百倍呢！好朋友啊！

校長先生

十八日

可萊諦今天在學校裏很高興，因為他三年級的舊先生到校裏來做試驗監督來了。這位先生名叫考諦，是個肥壯、大頭、縮髮、黑鬚的先生，眼光炯炯的，話聲響如大礮。這先生常恐嚇小孩們，說甚麼要撕斷了他們的手足交付警察，有時還要裝出種種可怕的臉孔。可是，他其實決不會責罰小孩的。他無論何時，總在鬍鬚底下作着笑容，不過被鬍鬚遮住，大家都看不出他。男先生共有八人，考諦先生之外，還有像小孩樣的助手先生。五年級的先生是個跛子，平常圍着大的毛項巾，據說，他在鄉間學校的時候，因為校舍潮溼，壁裏滿了溼氣，就成了病，到現在身上還是要作痛哩。那級裏還有一位白髮的老先生，據說以前是會做過盲人學校的教師的。另外還有一位衣服華美，戴了眼鏡，留着好看的頰鬚的先生。他在教書的時候，又自己研究法律，曾得過證書。所以得着一個「小律師」的綽號，這先生又會著過「書簡文教授法」的書。教體操的先生，是一位軍人樣的人。據說曾經屬過格里巴第將軍的部下，項頸上留着彌拉查戰爭時的刀傷。還有一個就是校長先生，高身禿頭，戴着金邊的眼鏡，半白的鬚，長長地垂在胸前。平常穿着黑色的衣服，鈕扣一直扣到腮下。他是個很和善的先生。學生犯了規則被喚

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總覺得是戰戰兢兢的先生並不責罵只是攜了那小孩的手好好開導叫他下次不要再有那種事，並且安慰他，叫他以後做好孩子。因為他是用了和善的聲氣，親切地說的，小孩出來的時候總是紅着眼睛，覺得比受罰還要難過。校長先生每晨第一個到校，等學生的來，候父兄來談話。別的先生回去了以後，他一人還自留着，在學校附近到處巡視，恐防學生有被車子碰倒或在路上惡頑的。只要一看見先生的那高而黑的影子，羣集在路上逗留的小孩們，就會棄了玩具東西逃散。先生那時，總遠遠地用了難過而充滿了情愛的臉色，嚇住正在逃散的小孩們的。

據母親說：先生自愛兒入了志願兵死去以後，就不見有笑容了。現在校長室的小桌上，置着他愛兒的照像。先生遭了那不幸以後，一時會想辭職，據說已將提出於市政所的辭職書寫好，藏在抽屜裏，因為不忍與小孩別離，還躊躇着未曾決定。有一天，我父親在校長室和先生談話，父親向了先生說道：「辭職是多少乏味的事啊！」這時，恰巧有一個人領了孩子來見校長，是請求他許可轉學的。校長先生見了那小孩，似乎喫了一驚，將那小孩的臉貌和桌上的照像比較打量了好久，拉小孩靠近膝旁，托了他的頭，注視一會，說了一聲「可以的」，記出姓名，叫他們父子回去，自己仍自沈思。我父親又繼續着說「先生一辭職，我們不是困難了嗎？」先生聽了，就從抽屜裏取出辭職書，撕成二段，說：「已把辭職的意思打消了。」

兵士

二十二日

校長先生自愛兒在陸軍志願兵中死去了以後，課外的時間，常常出去觀兵隊的通過。昨天又有一聯隊在街上通過，小孩們都集攏了一處，合了那樂隊的調子，把竹尺敲擊皮袋或書夾，依了拍子跳旋着。我們也集在路旁，看着軍隊進行，卡隆著了狹小的衣服，也嚼着很大的麵包在那里立着看。還有衣服很漂亮的華梯尼呀；鐵匠店的兒子，穿着父親的舊衣服的潑來可西呀；格拉勃利亞少年呀；「小石匠」呀；赤髮的克洛西呀；相貌很平常的勿蘭諦呀；礮兵大尉的兒子，因從馬車下救出幼兒自己跛了脚的洛佩諦呀；都在一起。有一個跛了足的兵士走過，勿蘭諦笑了起來。忽然，有人去攬勿蘭諦的肩頭，仔細一看，原來是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說：「注意！嘲笑在隊伍中的兵士，好像辱罵在縛着的人，真是可恥的事！」勿蘭諦立刻躲避到不知那里去了。兵士分作四列進行，身上都滿了汗和灰塵，鎗映在日光中閃爍地發光。

校長先生對我們說：

「你們不可不感謝兵士們啊！他們是我們的防禦者。一旦有外國軍隊來侵犯我國的時候，他們就是代我們去拚命的人。他們和你們年紀相差不多，都是少年，也是在那里用功的。看哪！你們一看他

們的面色就可知道全意大利各處的人都有在裏面西西利人也有，耐普爾斯人也有，賽地尼亞人也有，隆巴爾地人也有。這是曾經加入過千八百四十四年戰爭的古聯隊，兵士雖經變更，軍旗還是當時的軍旗。在你們未生以前，爲了國家在這軍旗下戰死過的人，不知多少呢！

「來了！」卡隆叫着說。真的，軍旗就在眼前兵士們的頭上了。

「大家聽啊！那三色旗通過的時候，應該行舉手注目的敬禮的哩！」

一個士官捧了聯隊旗在我們面前通過，已是塊塊破裂褪了色的旗了，旗竿頂上掛着勳章。大家向着行了舉手注目禮，旗手對了我們微笑，舉手答禮。

「諸位，難得，」後面有人這樣說。回頭去看，原來是年老的退職士官，紐孔裏掛着克里米亞戰役的從軍徽章，「難得！你們做了好事了！」他反覆着說。

這時候，樂隊已沿着河轉了方向了，小孩們的鬨鬧聲與喇叭聲彼此和着。老士官目注着我們說：「難得，難得！從小尊敬軍旗的人，大來就是擁護軍旗的。」

耐利的保護者

二十三日

駝背的耐利，昨日也在看兵士的行軍，他的神氣很可憐，好像說：「我不能爲兵士了。」耐利是個

好孩子，成績也好，身體小而弱，連呼吸都似乎困苦的。他母親是個矮小白色的婦人，每到學校放課時，總來接她兒子回去。最初，別的學生，都要嘲弄耐利，有的用了革囊去碰他那突出的背，耐利卻毫不反抗，且不將人家以他爲玩物的話告訴他母親，無論怎樣被人玩弄，他只是靠在坐位裏無言哭泣罷了。

有一天，卡隆突然跳了出來對大家說：

「你們再碰耐利一碰看！我一個耳光，要他轉三個旋子！」

勿蘭諦不相信這話，當真嘗了卡隆的老拳，果然一掌去轉了三個旋子。從此以後，再沒有敢玩弄

耐利的人了。先生知道這事，使卡隆和耐利同坐在一張桌子裏。兩人很要好，耐利尤愛着卡隆，他到教室裏，必要先看卡隆有沒有到，回去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說「卡隆，再會！」的。卡隆也同樣，耐利的鋼筆書冊等落到地下時，卡隆不要耐利費力，立刻俯下去替他拾起；此外，又替他幫種種的忙，或替他把用具裝入革囊裏，或替他着外套。耐利平常總眼向卡隆，聽見先生稱贊卡隆，他就歡喜如同稱贊自己一樣。耐利到了後來，好像已把從前受人玩弄、暗泣，幸賴一個朋友保護的事，告訴了他母親了，今天在學校裏有這樣的一件事：先生有事差我到校長室去，恰巧來了一個着黑服的小而白色的婦人，這就是耐利的母親。「校長先生，有個名叫卡隆的，是在我兒子的一級裏的嗎？」這樣問。

「是的。」校長回答。

「有句話要和他說，可否請叫了他來？」

校長命校役去叫卡隆，不一會，卡隆的大而短髮的頭，已在門框間看見了。他不知叫他爲了何事，正露出着很喫驚的樣子。那婦人一看見他，就跳了過去。將腕彎在他的肩上，不絕地吻他的額：

「你就是卡隆！是我兒子的好友！幫助我兒子的！就是你！好勇敢的人！就是你！」說着，急忙地用手去摸衣袋，又取出荷包來看，一時找不出東西，就從頸間取下帶着小小十字架的鍊子來，套上卡隆的項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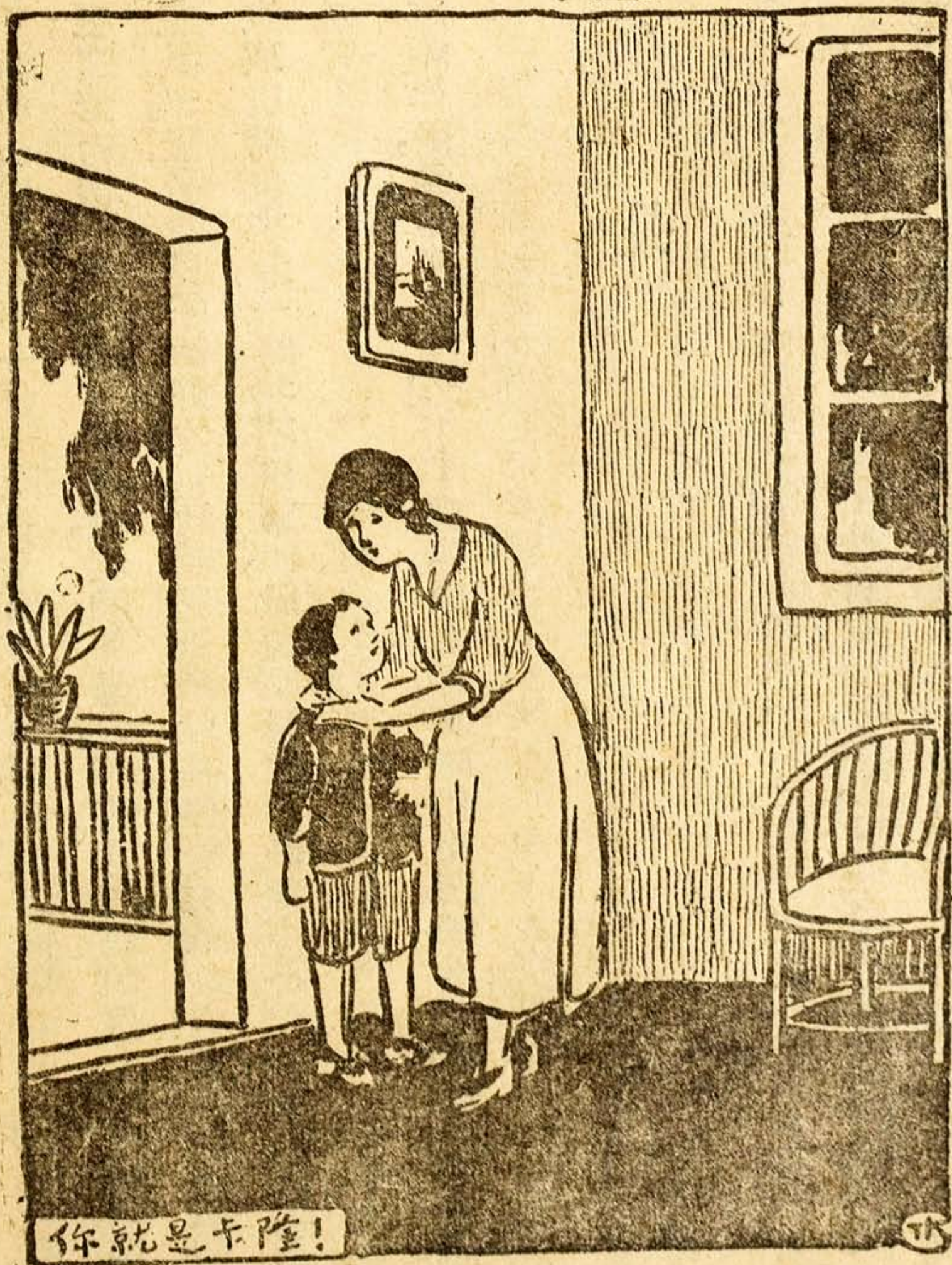
「將這給你罷，當作我的紀念！——當作感謝你，時時爲你所禱着的耐利的母親的紀念！請你懸掛了！」

級長

二十五日

卡隆令人可愛，代洛西令人佩服。代洛西每次總是第一，取得一等賞，今年大約仍是如此的。可以敵得過代洛西的人，一個都沒有，他甚麼都好，無論算術、作文、圖畫，總是他第一。他一學即會，有着驚人的記憶力，凡事不費甚麼力氣，學問在他，好像遊戲一般。先生昨日向着他說：

「你從上帝享受得非常的恩賜，不要自己暴棄啊！」



你就是卡隆!

並且他身材高大神情挺秀黃金色的髮蓬蓬地覆着頭額。身體輕捷，只要片手一當就能輕鬆地跳過椅子。劍術也已學會了。年紀十二歲，是個富商之子。穿着青色的金鈕扣的衣服，平常總是高興活潑，待甚麼人都和氣，試驗的時候肯教導別人。對於他，誰都不曾說過無禮的言語。只有諾瑟斯和勿蘭，白眼對他，華梯尼看他時，眼裏也閃着嫉妒的光。可是他卻似毫不介意這些的。同學見了他，誰也不能不微笑，他做了級長，來往桌位間收集成績的時候，大家都要去捉他的手。他從家裏得了畫片來，如數分贈朋友，還畫了一張小小的格拉勃利亞地圖送給那格拉勃利亞小孩。他給東西與別人的時候，總是笑着，好像不以為意的。他不偏愛那一個，待那一個都一樣。我有時候到敵不過他，不覺難過，啊！我也和華梯尼一樣，嫉妒着代洛西呢！當我拚了命思索宿題的時候！念到代洛西此刻早已完全做好，無氣可出，常常要氣怒他，但是一到學校，見了他那秀美而微笑的臉孔，聽着他那可愛的話聲，接着他那親切的態度，就把氣怒他的念頭消釋，覺得自己可恥，覺得和他在一處讀書，是很可喜的了。他的神情，他的聲音，都好像替我鼓吹勇氣熱心和快活喜悅的。

先生把明天的「每月例話」稿子交給代洛西，叫他騰清。他今天正寫着。好像他大有感動於那講演的内容了，臉孔燒得火紅，眼睛幾乎要下淚，嘴唇也顫着。那時他的神氣，看去真是純正！我在他面前，幾乎要這樣說：「代洛西！你甚麼都比我高強，你比了我，好像一個大人！我真正尊敬你，崇拜你啊！」

少年偵探 (每月例話)

二十六日

千八百五十九年，法意兩國聯軍因救隆巴爾地，與奧大利戰爭，曾幾次打破奧軍。這正是那時候的事：六月裏一個晴天的早晨，意國騎兵一隊，沿了間道徐徐前進，一壁偵察敵情。這隊兵是由一士官和一軍曹指揮着的，都噤了口目注視着前方，看有沒有敵軍前哨的光影。一直到了在樹林中的一家農舍門口，見有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少年立在那里，用小刀切了樹枝削作杖棒。農舍的窗間飄着三色旗，人已不在了。因為怕敵兵來襲，所以插了國旗逃了的。少年看見騎兵來，就棄了在做的杖，舉起帽子。是個大眼活潑而面貌很好的孩子，脫了上衣，正露出着胸脯。

「在做甚麼？」士官停了馬問。「爲甚麼不和你家族逃走呢？」

「我沒有家族，是個孤兒。也會替人家做點事體，因為想看看打仗，所以留在此地的。」少年答說。

「見有奧國兵走過麼？」

「不，這三天沒有見到。」

士官沈思了一會，下了馬，命兵士們注意前方，自己爬上農舍屋頂去。可是那屋太低了，望不見遠處，士官又下來，心裏想，「非爬上樹去不可。」恰巧農舍面前有一株高樹，樹梢在空中飄動着。士官考

慮了一會，把樹梢和兵士的臉孔，上下打量，忽然，向了少年。

「喂！孩子！你眼力好嗎？」

「眼力嗎，一哩外的雀兒也看得出呢。」

「你能上這樹梢嗎？」

「這樹梢！我那真是不要半分間的功夫。」

「那末，孩子！你上去替我望望前面有沒有敵兵，有沒有煙氣，有沒有槍刺的光和馬那種東西？」

「就這樣罷。」

「應該給你多少？」

「你說我要多少錢嗎？不要！我歡喜做這事。如果是敵人叫我，我那里肯呢？爲了國家纔肯如此。我

也是隆巴爾地人哩！」少年微笑着回答。

「好的，那末你上去。」

「且慢，讓我脫了皮鞋。」

少年脫了皮鞋，把帶束緊了，將帽子擲在地上，抱向樹幹去。

「當心！」士官的叫聲，好似要他轉來，少年用了那青色的眼，回過頭看見士官，似乎問他甚麼。

「沒有甚麼，你上去。」

少年就像貓樣地上去了。

「注意前面！」士官向着兵士揚聲。少年已爬上了樹梢。身子被枝條網着。腳雖因樹葉遮住了不能看見，上身卻可從遠處望見。那蓬蓬的頭髮，在日光中閃作黃金色。樹真高了，從下面望去，少年的身體縮得很小了。

「一直看前面！」士官叫着說。少年將右手放了樹幹，遮在眼上望。

「見有甚麼嗎？」士官問。

少年向了下面，用手圈成喇叭擺在口頭問答說：「有兩個騎馬的在路上立着呢。」

「離這裡多少？」

「半哩。」

「在那里動嗎？」

「只是立着的。」

「別的還看見甚麼？向右邊看。」

少年向右方望：「近墓地的地方，樹林裏有甚麼亮晶晶的東西，大概是槍刺罷。」

「不見有人嗎？」

「沒有，恐是躲在田稻中罷。」

這時，「嘶」地彈子從空中掠了過來，落在農舍後面。」

「下來！已被敵人看見你了。已經好了，下來！」士官叫着說。

「我不怕。」少年回答。

「下來！」士官又叫，「左邊不見有甚麼嗎？」

「左邊？」

「唔，是的。」

少年把頭轉向左去。這時，有一種比前次更尖銳的聲音就在少年頭上掠來。少年一驚，不覺叫說：「他們射擊起我來了。」槍彈正從少年身旁飛過，相差真是一髮。

「下來！」士官着了急叫。

「立刻下來了。但是現在已有樹葉遮牢，不要緊了。你說看左邊嗎？」

「唔，左邊。但是，可下來了！」

少年把身體突向左方，大聲地：「左邊有寺的地方——」話猶未完，又一很尖銳的聲音，掠過空

中來。少年像忽然下來了，還以為他正在靠住樹幹，不料即張開了手，石塊似地落在地上。

「完了！」士官絕叫着跑上前去。

少年仰天橫在地上，伸了兩手死了。軍曹與二兵士，從馬上飛跳下來。士兵伏在少年身上，解開了他的襯衫一看，見槍彈正中在右肺。「已無望了！」士官嘆息了說。

「不，還有氣呢！」軍曹說。

「唉！可憐！難得的孩子！喂！當心！」士官說着，用手巾抑住傷口，少年兩眼炯炯地張了一張。頭就向後垂下，斷了氣了。士官蒼青着臉對少年看了一眼，就把少年的上衣鋪在草上，將屍首靜靜橫倒，自己立了看着，軍曹與二兵士也立視着不動。別的兵士注意着前方。「可憐！把這勇敢的少年——」士官這樣反覆地說了，忽然轉念，把那窗口的三色旗取下，罩在屍體上當作屍衣，軍曹集攏了少年的皮鞋、帽子、小刀、杖等，放在旁邊。他們一時都靜默地立着，過了一會，士官向軍曹說道：「叫他們拿擔架來！這孩子是當作軍人而死，可以用軍人的禮來葬他的。」說着，向少年的屍體，吻了自己的手再用手加到屍體上，代替接吻。立刻向兵士們命令說：「上馬！」

一令之下，全體上了馬繼續前進，經過數時間之後，這少年就從軍隊受到下面樣的敬禮：

日沒時，意大利軍前衛的全線，向敵行進，數日前把桑馬底諾小山染成血紅的一大隊射擊兵，從

今天騎兵通行的田野路上作了兩列進行。少年戰死的消息，出發前已傳徧全隊，這隊所取的路徑，與那農舍相距只隔幾步。在前面的將校等，見大樹下的用三色旗遮蓋着的少年，通過時皆捧了劍表示敬意。一個將校俯下小河的岸摘取東西散開着的花草，灑在少年身上，全隊的兵士也都模仿了摘了花向屍上投灑，一瞬間，少年已埋在花的當中了。將校兵士都大家齊了口叫說：「勇敢啊！隆巴爾地少年！」「再會朋友啊！」「金髮兒萬歲！」一個將校把自己掛着的勳章投了過去，還有一個走近去吻他的額。草花仍繼續地有人投過去，落雨般地落在那可憐的腳上，染着血的臂上，黃金色的頭上，少年包了旗橫在草上，露出蒼白的笑臉，可憐！好像是聽了許多人的稱讚，把爲國傷生的事自己滿足了的！

貧民

二十九日

安利柯啊！像隆巴爾地少年的爲國捐身，固然是大大的德行，但你不要忘記，我們此外不可不爲的小德行，不知還有多少啊！今天你在我的前面走過街上時，有一個抱着瘦小蒼白的小孩的女乞丐向你討錢，你甚麼都沒有給，只看着走開罷咧！那時，你囊中是應該有着銅幣的。安利柯啊！好好聽着！不幸的人伸了手求乞時，我們不該假裝不知的啊！尤其是對於爲了自己的小兒而乞丐的母親，不該這樣。這小兒或者正飢餓着也說不定，如果這樣，那母親的難過將怎樣呢？假定你母親不得

已要至於對你說「安利柯啊！今日不能再給你食物了呢！」的時候，你想！那時的母親，心裏是怎樣？

給與乞丐一個銅幣，他就會從真心感謝你，說「神必保佑你和你家族的健康。」聽着這祝福時的快樂，是你所未會嘗到過的。受着那種言語時的快樂，我想，真是可以增加我們的健康的，我每從乞丐聽到這種話時，覺得反不能不感謝乞丐，覺得乞丐所報我的比我所給他的更多。常這樣抱了滿足回到家裏來，你碰着無依的盲人，飢餓的母親，無父母的孤兒的時候，可從錢囊中把錢分給他們。單在學校附近看，不是已有多少貧民了嗎？貧民所歡喜的，特別是小孩的施與，因為大人施與他們時，他們覺得比較低下，從小孩受物是覺得不足恥的。大人的施與不過只是慈善的行爲，小兒的施與於慈善外還有着親切，——你懂嗎？用譬喻說，好像從你手裏落下花和錢來的樣子。你要想想：你甚麼都不缺乏，世間有缺乏着一切的，你在求奢侈，世間有但求不死就算滿足的。你又要想：在充滿了許多殿堂車馬的都會之中，在穿着美服的小孩們之中，竟有着無食的女人和小孩，這是何等可寒心的事啊！他們沒有食哪！不可憐嗎？說這大都會之中，有許多性質也同樣的好，才能也有的小孩，窮得沒有食物，像荒野的獸一樣啊！安利柯啊！從此以後，如逢有乞食的母親，不要再不給一錢管自走開！

第三卷 十二月

商人

一日

父親叫我以休假日招待朋友來家或去訪問他們，以圖彼此親密。所以，這次星期日預備和那漂亮人物華梯尼去散步。今天卡洛斐來訪——就是那身材瘦長，長着鴉嘴鼻，生着狡猾的眼睛的。他是雜貨店裏的兒子，真是一個奇人。袋裏總帶着錢，數錢的本領，要算一等。暗算的快，更無人能及了，他又能貯蓄，無論怎樣，斷不濫用一錢。即使有五釐銅幣落在坐位下面，他雖費了一禮拜的功夫，也必須尋得了纔肯罷休。不論是用舊了的鋼筆頭、編針、點剩的蠟燭或是舊郵票，他都好好的收藏起來。他已費二年的功夫收集舊郵票了，好幾百張地黏在大大的空簿上，各國的都有，說是黏滿了就去賣給書店的。他常拉了同學們到書店購物，所以書店肯把筆記簿送他。他在學校裏，也營着種種的交易；有時把東西向人買進，有時呢，賣給別人；有時發行彩票；有時把東西和別人交換；交換了以後，有時懊惱了，還要依舊掉轉。他善作投錢的遊戲，一向沒有輸過。集了舊報紙，也可以拿到紙煙店裏去賣錢。他帶着一

本小小的手冊，把賬目細細的記在裏面。在學校，算術以外，是甚麼功都不用的。他也想得賞牌，但這不過因爲想不出錢去看傀儡戲的緣故。他雖是這樣的一個奇人，我卻很喜歡他。今天，我和他共行商賈遊戲，他很熟悉物品的市價，稱戔也知道，至於摺疊喇叭形的包物的紙袋，恐怕一般商店裏的夥計，也及他不來。他自說，出了學校，要去經營一種新奇的商店呢，我贈了他四五個外國的舊郵票。他那臉上的歡喜，真是了不得，且還說明每張郵票的賣價給我聽。當我們正在這樣玩着的時候，我父親雖在看報紙，卻靜聽着卡洛斐的話，他那樣子，看去好像聽得很有趣味似的。

卡洛斐袋裏滿裝着物品，外面用長的黑外套罩了遮着。他平時總是商人似地在心裏打算着甚麼。他最看重的要算那郵票帖了，這好像是他的大大的財產，他平日不時和人談及這東西。大家都罵他是鄙吝者，說他是盤剝重利的，但我不知道爲甚麼，卻歡喜他。他教給我種種的事情，儼然像個大人。柴店裏的兒子可萊諦說他雖到用了那郵票帖可以救母親生命的時候，也不肯捨了那郵票帖的。但我的父親卻不信這話。父親說：

「不要那樣批評人，那孩子雖然氣量不大，但也有親切的地方哩！」

昨日與華梯尼及華梯尼的父親，同在利華利街方面散步。斯帶地立在書店的窗外，看着地圖，他是無論在街上、在何處也會用功的人，不曉得是甚麼時候到了此地了的。我們和他招呼，他祇把頭一回就算，好不講理啊！

華梯尼的裝束，不用說是很漂亮的。他穿着繡花的摩洛哥皮的長靴，著了繡花的衣裳，衣扣是絹包裹了的，戴了白海狸的帽子，掛了時計，闊步地走着。可是，昨天的華梯尼，因了虛榮心卻遭遇了很大的失敗了：他父親走路很緩，我們兩個一直在前，向路旁石凳上坐下。那里又坐了一個衣服質素的少年，他好像很疲倦了，垂下了頭在沈思。華梯尼坐在我和那少年的中間，忽然似乎記起自己的服裝華美，想向少年誇耀了，舉起腳來對我說：

「你見了我的軍靴了嗎？」意思是給那少年看的，可是少年竟毫不注意。華梯尼放下了腳，指絹包的衣扣給我看，一面眼瞟着那少年說：「這衣扣不合我意，我想換了那銀的。」那少年仍不向他一看。

於是，華梯尼將那白海狸的帽子用手指頂了打起旋來，少年也不瞧他，好像竟是故意如此的。

華梯尼憤然地把時計拿出，開了後蓋，叫我看裏面的機械。那少年到了這時，仍不擡起頭來，我問：「這是鍍金的罷？」

「不，金的囉！」華梯尼答說。

「不會是純金的，多少總有一點銀在裏面罷。」

「那裏！那是沒有的。」華梯尼說着把時計送到少年面前，向了他：

「你，請看！不是純金的嗎？」

「我不知道。」少年淡然地說。

「嘎呀！好驕傲！」華梯尼怒了，大聲說。

這時，恰巧華梯尼的父親也來了，他聽見這話，向那少年注視了一會，銳聲地對自己的兒子：「別

作聲！」又附近兒子的耳朵：「這是一個瞎了眼的。」

華梯尼驚跳了起來，去細看少年的面孔，見那眼珠宛如玻璃，果是甚麼都不能見的。

華梯尼羞恥了，默然地把眼注視着他，過了一會，終於非常難為情地這樣說：「我不好，我沒有知

道。」

那瞎少年好像已明白了一切了。用了親切的、悲哀的聲音：

「那里！一點沒有甚麼。」

華梯尼雖好賣弄闊綽，但卻全無惡意。他爲了這事，在散步中一直都不會笑。

初雪

十日

利華利街的散步，暫時不必再想，現在，我們美麗的朋友來了——初雪下來了！從昨天傍晚，已大片飛舞，今晨積得遍地皆白。雪花在學校的玻璃窗上，片片地打着，窗框周圍也積了起來，看了真有趣，連先生也揉着手向外觀看。一想起做雪人呀，摘簷冰呀，晚上燒紅了爐圍着談有趣的故事等等的事來，大家都無心上課。祇有斯帶地獨熱心在對付功課，毫不管下雪的事。

放了課回去的時候，大家多少高興啊！都大聲狂叫了跳着走，或是手抓了雪，或是在雪中跑來跑去。來接小孩的父兄們拿着的傘，上面也完全白了，警察的帽上也白了，我們的書袋，一不顧着也轉瞬白了。大家都喜得像發狂，永沒有笑臉的鐵匠店裏的兒子潑來可西，今天也笑了；從馬車下救出了小孩的洛佩諦，也拄了拐杖跳着；還未曾手觸着過雪的格拉勃利亞少年，把雪團攏了，像桃子樣地喫着；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把雪裝到書袋裏去。最可笑的是「小石匠」，我父親叫他明天來玩的時候，他口裏正滿含着雪，欲吐不得，欲嚥不能，祇是默然地眼看着父親的臉孔。大家見了都笑了起來。

女先生們也都跑着出來，也好像很高興的。那我二年級時的可憐的病弱的先生，也咳嗽着在雪中跑來了。女學生們「呀呀」地從間壁的学校哄出，在敷了毛氈樣的雪地上跳躍回環，先生們都大

了聲叫着說：「快回去，快回去！」他們看了在雪中狂喜的小孩們，也是笑着。

安利柯啊！你因為冬天來了快樂着，但你不要忘記！世間有許多無衣無履，無火煖身的小孩啊！因為要想教室煖些，在迸出了血的凍瘡手中拿着許多薪炭到遠遠的學校裏去的小孩也有；世界之中，全然埋在雪中樣的學校也很多，在那種地方，小孩都震抖着牙根，看了不斷下降的雪，抱着恐怖，那雪一積多，從山上崩倒下來，連房屋也要被壓入了的。你們因為冬天來了歡喜，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間，就有許多要凍死的人啊！

——父親——

「小石匠」

十一日

今天，「小石匠」到家裏來訪過我們了。他著了父親穿舊的衣服，滿身都沾着石粉與石灰。他如約到了我們家裏，我很快活，我父親也歡喜。

他真是一個有趣的小孩。一進門，就脫去了被雪打溼了的帽子，塞在袋裏，闊步地到了裏面，用了那蘋果樣的臉孔，向一切注視。等走進食堂，把周圍陳設打量了一會，看到那駝背的滑稽畫，就裝一次

免臉他那免臉誰見了也不能不笑的

我們作積木的遊戲，「小石匠」關於築塔造橋有異樣的本領，一遇到這種事情，就堅忍不倦地認真去做，樣子居然像大人。他一壁玩着積木，一壁告訴我自家裏的事情：據說他家祇是一間人家的屋閣，父親夜間進着夜學校，又說，母親還替人家洗着衣服呢。我看他父母必是很愛他的。他衣服雖舊，卻穿得很溫暖，破綻了的處所，也很妥貼地補綴在那裏，像領帶那種東西，如果不經母親的手，也斷不能結得那樣整齊好看的。他身形不大，據說，他父親是個身體高大的人，進出家門，都須屈着身，平時呼他兒子叫「兔頭」的。

到了四時，我們坐在安樂椅上，喫牛油麵包。等大家離開了椅子以後，我看見「小石匠」上衣裏黏着的白粉，染到椅背上了，就想用手去撲。不知爲了甚麼，忽然父親抑住我的手，過了一會，父親自己卻偷偷地把他拭了。

我們遊戲中，「小石匠」上衣的紐扣，忽然落下了一個，我母親替他縫綴，「小石匠」紅了臉在旁看着。

我將滑稽畫冊給他看，他不覺一一裝出畫上的面式來，引得父親也大笑了。回去的時候，他非常高興，至於忘記去戴他的破帽。我送他出門，他又裝了一次免臉給我看，常作答禮，他名叫安東尼阿。

拉勃柯，年紀是八歲零八個月。

安利柯啊！你去撲椅子的時候，我爲什麼阻止你的？你不知道嗎？這因爲在朋友前面如果撲了，那就無異於罵他說，「你爲甚麼把這弄齷齪了？」他並不是有意弄污，並且他衣服上所沾着的東西，是從他父親工作時沾來的。凡是從工作上帶來的，決不是齷齪的東西，不管他是石灰、是油漆或是塵埃，決不齷齪。勞動不會生出齷齪來，見了勞動着的人，決不應該說「啊！齷齪啊！」應該說「他身上有着勞動的痕跡。」你不要把這忘了！你應該愛「小石匠，」一則，他是你的同學，二則，他是個勞動者的兒子。

——父親——

雪 球

十六日

雪還是不斷地下着，今天從學校回來的時候，雪地裏發生了一件可憐的事：小孩們一出街道，就將雪團成了石頭樣硬的小球來往投擲，有許多人正在旁邊通過，行人之中，有的叱叫着說，「停止！停止！你們太惡頑了。」忽然，聽見驚人的叫聲，急去看時，有一老人落了帽子，雙手遮了臉，在那裏蹣跚着。

一個少年立在旁邊正叫着「救人啊救人啊」

人從四方集來，原來老人被雪球打傷了眼了！小孩們立刻四面逃散，我和父親立在書店面前，向我們這邊跑來的小孩也有許多。嚼着麵包的卡隆、可萊諦、「小石匠」收集舊郵票的卡洛斐，都在裏面。這時，老人已被人圍住，警察也趕來了。也有向這里那里回環跑着的人。大家都齊了聲說：「是誰擲傷了的？」

卡洛斐立在我旁邊，顏色蒼白，身體戰抖着。「誰？誰？誰？誰？誰？誰？」人們叫着說。

卡隆走近來，低聲向着卡洛斐：「喂！快走過去承認了，瞞着是卑怯的！」

「但是，我並不是故意的。」卡洛斐聲音抖抖地回答。

「雖則不是故意的，但責任總須你負。」卡隆說。

「我不敢去！」

「那不成來！我陪了你去。」

警察和觀者的叫聲，比前更高了：「是誰投擲的？眼鏡打碎，玻璃割破了眼，怕要變瞎子了。投擲的人真該死！」

那時的卡洛斐，我以為要跌倒在地上了。「來！我替你想辦法。」卡隆說着，捉了卡洛斐的手臂，扶病

人樣地拉了卡洛斐過去。羣衆見這情形，也猜測知道闖禍的是卡洛斐，有的竟捏緊了拳頭想打他。卡隆把他們推開了說：「你們集了十個以上的大人，來和一個小孩作對手嗎？」人們才靜了不動。

警察攔了卡洛斐的手，推開人衆，帶了卡洛斐到那老人暫時睡着的人家去。我們也隨後跟着走。走到了一看，原來那受傷的老人，就是和他的姪子同住在我們上面五層樓上的一個僱員。他臥在椅子上，用手帕蓋住着眼睛。

「我不是故意的。」卡洛斐用了幾乎聽不清楚的低聲，戰抖抖地反覆着說。觀者之中，有人擠了進來，大叫「伏在地上謝罪！」要想把卡洛斐推下地去。這時，另外又有一人用兩腕將他抱住，說「呸呀，諸位！不要如此。這小孩已自己承認了，不再這樣責罰他，不也可以了嗎？」那人就是校長先生。先生向了卡洛斐說：「快賠禮！」卡洛斐眼中忽然迸出淚來，前去抱住老人的膝，老人伸手來摸卡洛斐的頭，且撫掠他的頭髮。大家見了都說：

「孩子！去罷。好了，快回去罷。」

父親拉了我出了人羣，在歸路上向我說，「安利柯啊！你在這種時候，有自白過失負擔責任的勇氣嗎？」我回答他：「我願這樣做。」父親又重問我：「你現在能對我立誓說必定這樣嗎？」我說：「是的，立了誓這樣說，父親！」

卡洛斐怕先生責罰他，今天很耽心。不料先生今天缺席，連助手先生也沒有在校，由一個名叫克洛彌夫人的年齡最大的女先生來代課。這位先生有兩個很大的兒子，其中一個正病着，所以她今天很有憂容。學生們見了女先生，就喝起彩來，先生用了和婉的聲音說：「請你們對我的白髮表示些敬意，我不但是教師，還是母親呢。」大家於是都靜肅了，唯有那鐵面皮的勿蘭諦，還在那里嘲弄着先生。

我弟弟那級的級任教師代爾卡諦先生，到克洛彌先生所教的一級裏去了，另外有個綽名「尼姑」的女先生，代着代爾卡諦先生教那級的課。這位女先生平時總穿黑的罩服，是個白皮膚，頭髮光滑、炯眼、細聲的人。無論何時，好像總在那裏祈禱，性格很柔和，用那種絲一樣的細聲說話，聽去幾乎不能清楚。發大聲和動怒那樣的事是決沒有的。雖然如此，祇要略微舉起手指訓誡，無論如何頑皮的小孩，也立刻不敢不低了頭靜肅就範，刹時間教室中就全然像個寺院了，所以大家都稱她作「尼姑」。

此外，還有一位女先生，也是我所喜歡的。那是一年級三號教室裏的年青的女教師。她臉色好像薔薇，頰上有着兩個笑渦，小小的帽子上插着長而大的紅羽，頂上懸着黃色的小十字架。她自己本是快活，學生也被她教得變成快活。她說話的聲音，像銀球轉滾，聽去和在那里唱歌一樣。有時小孩喧擾，

她常用教鞭擊桌，或是拍手，來鎮靜他們。小孩從學校回去的時候，她也小孩似地跳着出來，替他們整頓行列，幫他們戴好帽子，外套的扣子不扣的代他們扣好，叫他們不要傷風。恐怕他們路上爭吵，一直送他們出了街道。見了小孩的父亲，教他們在家裏不要打扑小孩，見小孩咳嗽，就把藥送他，傷風的時候把手套借給他。年幼的小孩們纏牢了她，或要她接吻，或去抓她的面罩，拉她的外套，吵得她很苦，但她永不止，總是微笑着一一地去吻他們。她回家去的時候，身上不論衣服，不論甚麼，都已被小孩們弄得很不好看，但她仍是快快活活地回去。她又是在女學校教女學生繪畫，據說，她用了一人的薪金，扶養着母親和弟弟呢。

負傷者訪問

十八日

傷了眼睛的老人的姪子，就是帽上插紅羽那位女先生所擔任一級裏的學生。今天在他叔父家裏看見過他了，叔父像自己兒子一樣地愛着他。今晨，纔替先生鈔清好下禮拜要用的每月例話「少年筆耕」，父親說：「我們到那五層樓上去望望那受傷的老人罷，看他的眼睛怎樣了。」

我們走進了那暗沈沈的屋裏，老人高枕臥着，他那老妻坐在旁邊陪着，姪子在屋角遊戲。老人見了我們，很歡喜，叫我們坐，說已大好了，受傷的並不是要緊地方，四五日內可全好的。

「真不過受了一些些傷。可憐那孩子正耽心着罷。」老人說。又說醫生立刻將來。恰巧門鈴響了。他老妻說「醫生來了，」前去開門，我看時，來的卻是卡洛斐，他着了長外套，立在門口，低了頭好像不敢進來。

「誰？」老人問。

「就是那擲雪球的孩子。」父親說。

老人聽了：「嘎！是你嗎？請進來！你是來望我的，是嗎？已經大好了，請放心。立刻就復原的。請進來！」
卡洛斐似乎不看見我們也是這里，他忍住了哭臉走近老人牀前去。老人撫摩着他：

「謝謝你！回去的時候，告訴你父親母親，說經過情形很好，叫他們不必掛念。」

卡洛斐立着不動，似乎像還有話要說。

「你還有甚麼事嗎？」老人說。

「我，也沒有別的。」

「那末，回去罷。再會，請放心！」

卡洛斐走出門口，仍立住了，眼看着送他出去的姪子的臉。忽然從外套裏面拿出一件東西交給那姪子低聲地說了一句「將這給了你，」就一溜煙去了。

那姪子將東西拿給老人看，包紙上寫着「奉贈。」等打開包紙，我見了不覺大驚。那東西不是別的，就是卡洛斐平日那樣費盡心血，那樣珍愛着的郵票帖。他竟把那比生命還重視的寶物拿來當作報答原宥之恩的禮品了。

少年筆耕（每月例話）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皮膚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這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向來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脚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祇有一次，父親在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磕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課！」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不能夠長久做下去的，非